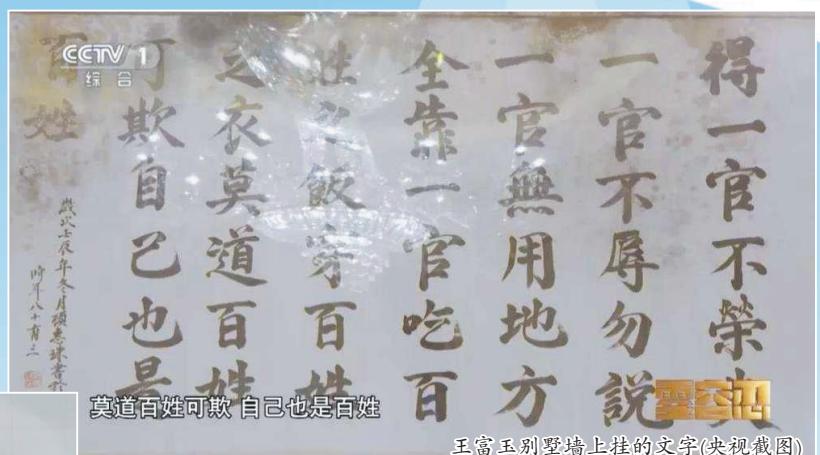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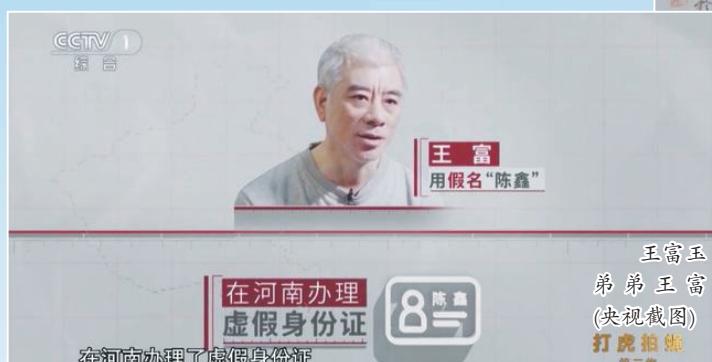


敛财4亿的王富玉痛骂自己：“要钱干什么？埋你啊！”



退休前更加疯狂敛财，大搞“期权式腐败”

上世纪90年代开始敛财，被留置前几天还在收钱

专题片中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十监督检查室副主任王衡披露，王富玉违纪违法、收钱敛财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，一直到他被留置前几天，还在收私营企业主所送的钱财，延续的时间很长，隐藏得也非常深。

专案组发现了多套涉案房产，有的是王富玉直接收受，有的是违纪违法所得购买，还有的是老板买下长期供他使用。王富玉在贵阳长期使用的一套豪华别

墅，是由关系密切的老板出资进行了高档装修，电影厅、健身房一应俱全，陈设细节无不讲究。

有意思的是，别墅客厅里满墙挂的文字，都在标榜自己心系百姓、淡泊名利。中间挂的是康熙年间一位知县的名言：“得一官不荣，失一官不辱，勿说一官无用，地方全靠一官；吃百姓之饭，穿百姓之衣，莫道百姓可欺，自己也是百姓。”两侧挂的是一名老板送给王富玉的一副对联：“做人好

心洁如玉，为民精神富若仙”，煞费苦心地将“富玉”二字藏在对联中，对王富玉奉承吹捧。墙上文字和豪华别墅的反差，恰是王富玉“两面人”做派的生动写照。

王衡指出，贪图享乐、追求奢靡生活的问题，在王富玉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，他甚至想着冬天要住三亚，夏天要住贵阳，春天、秋天要住深圳，所以他安排老板在三亚、深圳、贵阳给他买房，然后再装修。

痴迷高尔夫球，从海南打到贵州、在职打到退休

王富玉的一套别墅紧邻高尔夫球场，推开窗就是一望无际的绿茵，他爱打高尔夫，想打球了随时就能下楼挥杆漫步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王富玉开始接触到高尔夫球，非常痴迷，从海南打到贵州，从在职打到退休，甚至要求私营企业主安排他乘坐私人飞机到全国各地打高尔夫球。也正是在球场上，他和不少老板逐渐打得火热。

在海南工作时，王富玉就开始收受大笔贿赂，而且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在境外留后路的想法，1995年就违规为本人和妻子女儿办理了移民手续，直到2009年他担心影响自己的前程才取消。

1994年到1998年，王富玉在当时的海南琼山市，市委书记、市长一肩挑，首次尝到了“一把手”的滋味，思想上就对自己放松了，就让老板拿钱买房子了。作为交换，买房的老板得以承包了当时琼山的重点项目海瑞大桥的部分工程。

“海瑞是琼山人，是反腐败中国历史上的老祖宗，我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桥，但是我拿了人家的好处。”王富玉如此回忆自己的荒唐往事。

此后，王富玉陆续安排多名私营企业主在多地购买了多套房产，放在亲属名下；收受的大量钱款也由弟弟王富保管。

王富玉又安排王富用假名“陈鑫”在河南办理了虚假身份证，自己则用假名“陈克孝”在河北办理了虚假身份证，用虚假身份证开设多个银行账户，累计存入上亿元钱款。

王富玉自认为隐藏周密，没人会发现；又位高权重，没人能监督，逐渐敬畏之心全无，乃至到了党的十八大甚至十九大之后，仍然不收敛不收手。

王衡指出，王富玉涉嫌受贿的金额，党的十八大之后占比高达70%以上，党的十九大之后占比超过30%。

2012年起，王富玉先后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、主席，他感到这是退休前最后一站了，收钱敛财的行为更加疯狂。党的十八大之后，党中央强力反腐，各地都有省部级高官不断落马，连王富玉的弟弟王富都劝他考虑收手，他却仍然胆大妄为。

茅台酒是贵州独有的稀缺资源，王富玉自然也不会放过利用这个资源的机会。他利用权力为儿子王斌获取茅台专卖店经营资格，又违规获取大量茅台精品酒指标，赚取巨额利润。2014年，茅台集团在三亚投资开发一家度假酒店，商人沈某请托王富玉帮忙承揽项目建设，王富玉安排弟弟王富出面，与沈某以“合作”为名在前台办事，自己藏身幕后运作。按照王富玉的指示，王富前往海南，陪同沈某请茅台集团项目负责人吃了顿饭，席间给王富玉拨了个电话。

茅台集团原党委委员、副总经理高守洪回忆这个电话说：“(电话)通了就叫我，‘老高老高，你来接一下电话。’接电话听到领导的声音了，‘还好吧，小高，祝你工作顺利，你一切顺利，弟弟在那边也会照顾你，有什么事儿就说，不要客气。’我说‘感谢领导关心’，就那么几句话。后来电话一撂，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弟弟就直接跟我说了，这是大哥的意思，请高总关照。我说没问题，是老大的意思，我就执行指令。”

随后沈某顺利中标，王富以“合作方”名义坐收45%的利润分成。2015到2020年之间，沈某按照约定陆续将钱转给王富。

王富玉还通过儿子王斌收受巨额贿赂，也是打着王斌与人“合作”做生意的幌子。浙江一家从事园林绿化的私营企业就以这种方式向王斌输送利益6000多万，王富玉则帮助他承揽了一系列大型项目。

涉案商人姚幸福说：“跟王斌

是合作办企业，但是你反过来想，他如果没有一个省委书记的父亲，你能跟他合作吗？不认识王斌的话，像这种项目，我们这种小公司肯定是接不到的。”

在持续的反腐败高压态势下，王富玉又采取了一种规避监督的手段，先帮老板办事，等退休后再收钱，堪称“期权式腐败”典型。

王衡披露：“老板对他(王富玉)有承诺，说你现在在位不方便，退休之后我给你什么样的一些保障。退休之后，他一度认为自己已经安全着陆了，主动打电话提醒这些商人老板，这个承诺你该兑现了。”

王富如此描述王富玉“最后的疯狂”：“退休后更猛一些，他不顾忌，好多转账就过来了，过去还用现金，还得躲一躲。退休后，直接的转账就来了。退休以后，他感觉脱离了官场了，可能就没他的事儿了。”

2021年11月30日，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王富玉一案。王富玉被起诉指控：1995年至2021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，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、规划审批、职务调整等事项上谋取利益，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4.34亿元。2019至2020年离职后还利用影响力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1735万余元。王富玉当庭表示认罪悔罪，法庭将择期宣判。

“我不知道要钱干什么，我吃喝不愁啊。你要钱干什么，埋你啊！我现在知道我疯狂的贪欲登峰造极，但我不知道要钱为了什么。”此时，王富玉悔之晚矣。

王富玉严重错估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意志，正部级级别不是护身符，退休也不等于上了安全岛。违纪违法问题无论隐藏得多久、积累得多深，都有暴露的那一天，而且要付出的代价会越沉重。

据央视新闻